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六七號

據

清・彭際盛等修，胡宗元等纂
清光緒元年刻本

影印

江西省

吉水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吉水縣志卷之五十

藝文志

文彙 上書

宋

上孝宗皇帝書

楊萬里

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
舜之功亦多矣而舉世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爲舜之大
功魯平公非不賢也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爲平公
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
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爲大憂以國勢之不强爲大恥比年

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
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置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
幾無餘矣慶厯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竊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
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才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
教養成就之三十年以爲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
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矣置之都司處之講筵陛下亦駸
駸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栻也積生平
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
栻自立朝以來懔懔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爲

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爲忮之賢而以爲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者爲明能言非難而聽言者爲聖且如前日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忮言之人皆以爲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卽爲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舍已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一旦夜半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爲朝廷之追逐張忮是爲張說報讎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陛下旣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之也

至於小人如韓王者士論藉藉謂其人狼子野心工於誕
謾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
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使令於前而玉小人不知聖
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旣言之矣
臣獨聞之士大夫之聞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
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日陳平背楚歸漢終爲漢之
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爲梁之福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
之用而不察其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
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
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

也今臺臣之言玉者至於七八而玉頑然坐曹不以爲異
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
焉其誰肯爲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
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
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
之言不可聽也教君子則小人必以爲黨排小人則小人
必以爲忤臣聞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
爲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爲責臣無汲黯
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王之姦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
唐帝不敢不留張棖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

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爲也陛下之聖必不爲此但恐見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耳臣願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地震應詔上書

楊萬里

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端又曰彼有夷狄困於東湖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閭

謀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
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爲中國之憂在
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
之必故北之或者以身鎖撫其北而以子與姪經營其南
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
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
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
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
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

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重孰輕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曰逼疆場曰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曰修某禮文也某曰進某書史也

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不曰大異乎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

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命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諸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不可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

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源者也

上理宗皇帝書

胡夢昱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

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太伯以一國而遜之弟矣未聞以天下而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太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本之我宋立國亦惟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爲之根本也蓋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祿父以爲亂流言騰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放之然南陔暫廢棠棣繼作悠然感傷之意見於歌詠之間封胡示寵蔡祀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

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蹟敗露初則貶尹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賜諡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勤懇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依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濟邸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

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
太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爲君臣之
分不可暫僭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
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邸之變
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非愎諫者
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
情故也今臣下旣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
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
奈何駁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
終於絕矣戕天理斁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

霸莫盛於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迄於簡公齊無甯
歲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
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
終於絕也唐之三宗莫盛於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支
殲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於
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
是太宗友愛之義終於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
果終絕焉厥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
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
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

誣之懼而出奔甘以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爲之
辨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爲祟狐突親見而
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冤托於秦以伐罪者若怪也晉
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
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汪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
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
太子冤武帝爲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
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人數世之禍
者何也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均之爲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以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冤